

广西短篇小说选

3

广西短篇小说选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14.5印张 277千字

1978年1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13·102 定价 0.85 元

目 录

并肩前进·····	日 升 (1)
跑在火车头前面的人·····	高树彦 (25)
老闯小传·····	曾仕龙 (42)
航标红灯·····	文五悌 (59)
把关姑娘·····	柯天国 (67)
走天涯的人·····	汪 渝 (81)
一封拾到的信·····	秦兆阳 (100)
书记的铺盖卷·····	刘 洁 (119)
水 坝·····	蓝鸿恩 (129)
妈 妈·····	陈肖人 (148)
冬 雾·····	武剑青 (164)
牛市新风·····	莫之棣 (186)
南海捕鲨人·····	于 峪 (200)
海石花·····	龙 鸣 (214)
火上添柴·····	蒋咸美 (233)
她的故事·····	韦一凡 (247)
选队长·····	黄飞卿 (265)
南疆儿女·····	杨明义 (285)

长青的松树.....	李宝靖 (298)
老 同.....	宋 郡 (321)
祖国，您好.....	李英敏 (346)
故 人.....	陆 地 (378)
挺拔的银杉.....	李 栋 (415)
捕蛇者的后代.....	祖慰 敦德 (430)
编 后.....	(459)

并 肩 前 进

日 升

一

一阵暴雨，把山奇水碧的桂林城洗刷得格外清新秀丽。奇妙的象山，如大象嬉戏在漓江上；千姿百态的叠彩山，影映在红霞紫雾里……。就是市内道路太煞风景，坑坑凹凹，积水淤泥，这可算是国民党反动派留给人们的“业绩”之一吧！眼下，解放不久，百业俱兴。为着支援南山的剿匪战斗，市内运输十分繁忙。搬运工人有这样一首歌谣：

苦力翻了身，
肩能扛千斤；
不怕行程远，
何愁路不平！

“五·一”国际劳动节前一天傍晚，滨江路上走来一个汉子，年方三十，浓眉方脸，身穿酱色粗布衫，挽着袖，敞着怀，胳膊和肩膀头的肌肉鼓鼓的，一看就知道是个肩能挑

重担的人物。他刚要拐进小巷，背后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叫住了他：“春海哥！”

这大汉叫阳春海。他回头一看，是旧苦力工会董事长皮登才的使女田玉芹，便停住脚步。田玉芹抢前几步问道。

“听牛师傅说，你们要另拉一个搬运队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承运支援剿匪的军用物资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要跟皮老虎打对台锣鼓？”

“有这个意思。给你留一个名额好不好呀？”

“那还用问，我早就盼着这一天啦！”

阳春海刚想启步，田玉芹一把拉住他，说：“对啦，这事皮老虎好象已经探到了风声，我听他自言自语，说什么免不了要有一场龙争虎斗。”成立新的搬运队，会有一场较量，这倒不出阳春海的预料，这事只有牛广生几个骨干知道，却没想到消息怎么会走漏得这样快。阳春海对田玉芹说：“这事先莫张扬出去，我们先去找牛大哥谈谈。”随后，两人走进小巷子里一间破板房。这是搬运工人牛广生的家，牛广生正在家里缝补一块破旧的搭肩布。田玉芹一把接了过来，一边飞针走线，一边听着阳春海和牛广生说话。

原来，市总工会虽然成立了，但是基层工会都还在封建把头 and 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控制下，外号叫皮老虎的皮登才就是搬运工会中的一霸。为了保障剿匪物资的运输，也为了给

民主改革准备条件，市总工会派阳春海串连一批苦大仇深、政治上可靠的工人成立一个搬运队，承担重要军用物资的搬运工作，打好基础以后，逐步扩大队伍，开展民主改革，成立自己的工会。牛广生是阳春海第一个串连对象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，象滚雪球似的，队伍越来越扩大。这两天，阳春海到市总工会开会，这事就暂时由牛广生负责。

阳春海和牛广生谈了好一会，转过头来对田玉芹说：“我们的队伍一拉起来，就成了皮老虎的眼中钉，他非跳不可。你就是我们搬运队安在老虎窝里的一双眼睛。”

牛广生接过话头对田玉芹说：“你盯住皮老虎就行，扛扛抬抬有我们哪！”

田玉芹会心地点点头，把缝好的搭肩布，咬断线头，交给牛广生，就走了。

阳春海目送田玉芹走后，兴致勃勃地问牛广生：“现在我们有多少人啦？”

牛广生大巴掌一伸，朗声笑着说：“连田玉芹整整五十！”说着，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纸，“喏，花名册也造好啦！”阳春海接过一看：“咦！怎么没有长发叔呢？”牛广生满脸不高兴：“半路变挂啦！外地人嘛，跟我们合不拢。”阳春海一听不对味，随口劝说了几句，接着往下看名单，看到最后一名，浓眉不禁一皱：“哦！白正西？”牛广生以为阳春海不认识这个人，就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：“就是工会那个白会计嘛！解放以后，对穷伙计们蛮好，有很大进步，他肚里有

点墨水，将来抄抄写写，还是一把手哩！这名册就是他造的。”

阳春海心里骤然打起了一个结，说：“这白会计算盘珠子倒是扒拉得达达响，就怕他心里另有一本账啊！”牛广生说：“这你放心！他对搬运队的事可热心啦，一听说明天要过解放后第一个国际劳动节，就跑出去借锣鼓家什了。”阳春海见牛广生正在兴头上，而且这也不是一时半晌就可以说清楚的事。于是，话题一转，把上级的指示精神告诉了牛广生：“总工会定了，我暂时当队长，你当副队长，明天游行结束，就到军管会去领任务。”

正说着话，门外一阵锣钹撞击声，牛广生起身迎了出去：“老白来啦！”

白正西笑嘻嘻地进了屋，把锣鼓家什往地下一放，然后从西装裤后边口袋里拔出两瓶汽水：“来！汽水代酒，庆贺搬运队成立！”牛广生接过汽水就想拧盖子，阳春海一把拦住：“留着以后再说，现在还不到时候。”说罢，阳春海又交代了一下关于游行的事，就离开牛广生的破板房，往别的工友家谈心聊天去了……

二

节日的山城，张灯结彩，披红挂绿，城楼上，飘浮着一串串彩色的汽球；锣鼓声，一阵紧似一阵。游行的人们舞着

狮子，扭着秧歌，兴高采烈地庆祝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际劳动节。

时近晌午，阳春海打着红旗，牛广生敲着大鼓，率领新成立的搬运队，沿着滨江路向市军管会走去。路上，迎面走来一队队人民子弟兵，拉着山炮，扛着机枪，帽上的五角星闪闪放光，脚踏在地上唰唰作响。眼望着子弟兵威武庄严的阵容，敬慕之情立即在阳春海心中升腾起来。往日，国民党反动军队跟土匪一个鼻孔出气，奸淫抢劫，无恶不作；如今，人民解放军跟老百姓站在一起，流血牺牲，为民除害。看这架势，大规模进剿土匪的军事行动马上就要开始，土匪的日子不长了，我们搬运工人可要多出力啊！这时，阳春海把手中的红旗举得更高，牛广生把大鼓擂得更响。

阳春海领着队伍拐过八桂街，不远就是军管会了。忽然，对面又出现一队人马，也是红旗领先，锣鼓开路，掌旗的那个大块头不是别个，正是孟长发。

两支队伍在军管会门口碰头了，锣鼓敲得震天响，阳春海笑着上前大声打招呼：“长发叔，锣鼓敲得真带劲啊！”

孟长发冷冷地回道：“你们的对台锣鼓敲得更响啊！”

阳春海煞是惊讶，他感到“对台锣鼓”这话不象大块头老孟的调门。他与孟长发有着多年患难之交，是很了解这位工友的：孟长发从外省逃难到桂林，妻子早亡，儿女幼小，为了全家糊口，拚死拚活地干活。别看他生就一副大块头的身架，可说起话来，总是轻声细语，从来没有跟工人兄

弟说过刺耳的话，现在却突然冒出这“对台锣鼓”的调调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阳春海还没来得及细想，炮筒子牛广生就冒了泡：“老孟，谁打对台锣鼓？得把话摆白！”阳春海转身想劝牛广生几句，却见白正西悠闲自得地抽着烟卷，好一副坐山观虎斗的神气，阳春海不禁又添多一层疑云。还没待阳春海劝过牛广生，大块头老孟又开了腔：“谁打对台锣鼓，谁心里明白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牛广生把鼓槌一扔，抢前两步，阳春海立即挡住。

这时，白正西把烟头一甩，上前不阴不阳地说：“长发师傅，你是搬运工会有名望的人，吵我们的场伙，不够义气吧！”

孟长发队伍里有几个工人反驳道：“什么义气不义气的，解放啦！”“有活工会包，有饭大家吃！”“你们另打锣鼓，搞什么搬运队，是不是想打掉我们的饭碗？”……

白正西见火点起来了，又泼上一瓢油：“好！不讲义气讲拳头吗？我们领头的在这里，你们能怎么样！”他指了指阳春海和牛广生，便悄悄退到队伍里边去了。

阳春海这时候心里倒反敞亮了些：搬运队刚刚拉起来，任务还没有接到手，就有人把消息透出去了；今天我们刚一亮旗子，又有人把旧工会的旗子亮出来了。长发叔可以信得过，对白正西这号人倒要当点心。于是，阳春海平心静气地说：“讲义气，是江湖话，现在解放啦，毛主席、共产党领

导我们，兴讲道理；对自己人动拳头更不是我们新中国工人的脾气。我们的拳头只能打反动派，打土匪。工友们！解放以前，皮老虎借我们的拳头打我们自己人的事还少吗？”

这番入情入理的话，象一阵清风从工友们心头掠过，双方工人的火气立时消了许多，只有白正西却象吞了一块火炭，浑身冒汗。这时，早在军管会门口等候的李代表频频点头，心里暗暗称赞阳春海：这个出身于三代苦力家庭的新党员，不愧为搬运工人的一杆旗。李代表走到两队人马中间，一手握住阳春海的手，一手握着大块头老孟的手，热烈地说：“感谢工人同志对人民政权的支持。现在，新中国刚刚成立，毛主席说，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今后，要剿匪，要建设，路程更长，更艰苦。咱们工人的肩膀要挑重担，走毛主席指引的团结战斗的道路，并肩前进！”

李代表的话，引来了一阵掌声，一阵锣鼓，一阵欢呼。

李代表接着对大块头老孟说：“老孟他们的任务已经定下来了，不好改变；你们也有安排，工作多得很呀！”

大块头老孟激动地说：“李代表的话中听，说到我心里去了。一句话，我们听人民政府安排！”说着，大手朝后一挥，对自己的队伍说：“伙计们，敲打起来！”

冬冬锵，冬冬锵！

冬锵冬锵冬冬锵！

两队锣鼓都敲打起来了。大块头老孟率领队伍回去了。李代表对阳春海嘱咐了几句，阳春海也领着队伍离开了军管会。

三

天擦黑的时候，阳春海开完搬运队队员大会，安排好一批军用物资从兵站运到火车站的事，匆匆赶回家去吃饭。刚刚端起饭碗，田玉芹汗涔涔地跑进屋来，劈头就说：“春海哥！皮老虎发火啦！”

阳春海放下饭碗，说：“哦！为什么发火？”

田玉芹说：“刚才有人递给他一张纸条，他一看就火了，嘴里骂着不干不净的话，说军管会给阳春海撑腰，是想从虎口拔牙，哼！没那么容易，对台锣鼓刚敲响，好戏还在后头哩！”

阳春海淡淡一笑说：“那就唱下去吧！我们奉陪到底。”接着补问一句，“是谁送的纸条？”

田玉芹摇摇头：“没有看清，是皮老虎的老婆从外面拿进来的。不过，那送纸条的家伙躲得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下次我一定盯住他！哎呀，我得回去啦，皮老虎叫我出来买三花酒。”说罢，转身走了。

阳春海觉得事情很是蹊跷，军管会门口发生的事，怎么一下子就传到皮老虎的耳朵里去了？长发叔今天敲的锣鼓，很可能就是皮老虎定的音，那么是谁给皮老虎通的气呢？白正西值得怀疑，可他今天一直跟大伙在一起，好象没有离开过。不管怎么样，先跟李代表说说。想到这里，阳春海放下

饭碗就走。春海妈劝道：“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吃了再走吧！”阳春海说：“钢是党的指示，是毛主席的号令！”说着，一阵风，不见了人影。

阳春海把情况对李代表一说，李代表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本来对台锣鼓是我们先敲起来的。等一下我向上级报告。你们要准备好，今后斗争少不了，困难也少不了。但是，只要把工人群众团结起来，天大的困难也能顶住！”

阳春海浑身热辣辣的，坚定地说：“你放心吧！有党撑腰，塌不了台。”

.....

这边，李代表在跟阳春海谈话；那边，皮老虎正在自己家里“招待”大块头老孟。厅堂里摆着酒席，老孟一进屋，皮老虎就眉开眼笑地说：“长发呀！今天过五一节，庆贺庆贺，请坐！”大块头老孟站在客厅，头不低，腰不弯，粗声粗气地说道：“皮董（董事长简称），你昨晚说阳春海独揽政府的活路，把外省搬运工挤出门外，你叫我们也去军管会接活路，差一点把事情闹大。李代表说，都有安排，你可不能说瞎话呀！”

皮老虎解嘲地笑了笑，眼珠滴溜一转，说道：“如今解放啦，谁还敢说谎！今晚请你来不为别事……。”

孟长发说：“那为啥事？”

皮老虎说：“政府的安排刚刚下达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，政府说，桂林刚解放，一面要剿匪，一面要发展经济，恒昌花行有四十吨皮棉，从码头运到火车站，越快越好，运价涨三成。”

孟长发说：“只要人民政府有安排，运价好说，怕就怕到车站的路不好走，‘老爷’板车要误事。”

皮老虎说：“这好办，好车统统给你们先用。明早就启运。”

孟长发说：“哪能这么办，阳春海他们也要用板车嘛！”

皮老虎说：“他们还得过两天，我马上请人把坏车统统修好。误不了事。”

“皮董说话算不算数？”

皮老虎拍着胸膛答道：“皮某言必信，行必果！”

这么一说，不由得大块头老孟不相信，大拳在酒席桌上一擂，震得杯盘碗碟叮当作响，甩开大步走了。

第二天凌晨，孟长发领着一帮人马，顶着星星来到板车停放场，把比较坚实好用的车子都拉走了。皮老虎在卧房里掀开窗帘的一角瞄了瞄，心里暗暗高兴，满以为这下可以坐山观虎斗了。天刚麻麻亮，阳春海也率领队伍来到板车停放场。大伙一看场上的板车，都是些东倒西歪，缺臂少腿的，气得头发都竖了起来。

“好车呢？”牛广生放炮似的吼了一声。

管理板车的张老头上前答道：“孟长发他们拉走啦！给恒昌花行拉皮棉！”

“什么？”牛广生把衣扣一扯，捶着胸膛咋呼道：“我们运军用品，他们拉私商货，凭什么把好车统统拉去？”说罢，一挥拳头，“走，找他们论理去！”白正西也气汹汹地插了一句：“老孟他们简直是得寸进尺，欺人太甚。这账一定要算，走哇！”对昨天军管会门口发生的事，少数工友的思想本来就还没有转过弯来，经这么一挑，就风风火火，摩拳擦掌要往外走。

“站住！”

大家抬头一看，阳春海和十几个工友一字儿排在门口，把板车停放场的门堵得严严实实。

阳春海正色问道：“上哪儿去？”

牛广生答：“算账去！”

阳春海又问：“找谁算账？”

牛广生答：“孟长发！”

阳春海再问：“孟长发是什么人？”

牛广生窘得答也不是，不答也不是。

阳春海这才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：“长发叔跟我们一样是穷苦力，我们是阶级兄弟呀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事情还没弄清楚，就抡拳头找人算账，当心找错了户头啊！”

这时候，牛广生由暴怒转为泄气，一脚蹬在破板车上，板车差点散了架。接着叹道：“唉！货还没有启运，就闹了两肚子气。我这个出大力的料，不会找户头。干脆，散伙算啦！”

白正西暗暗高兴：好，我就等着这句话呢！看你阳春海怎么办？

阳春海慢慢地走到牛广生面前，指着他脚下的破板车，风趣地说：“老伙伴，前些日子我们还拉着你跑，现在有人要把你蹬散架罗！”

牛广生一听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可那只蹬在板车上的脚，不由得轻轻地收了回来。

白正西心里“格登”跳了一下，他仿佛听出一点名堂来了，两只狡猾的眼睛直盯着阳春海。只见阳春海不慌不忙，摸摸板车的车梁，看看板车的车轮。过了一阵，拍着牛广生的肩头，语意双关地说：“老牛哥，这板车，虽然旧一点，可它是部车子，还是可以用的；你把它蹬散了呢，它就变成一堆烂板子，不能运货，只能烧火啦！对吧？”

牛广生望着阳春海，默默地点着头。阳春海锐利的目光往周围一扫，语调激昂起来了：“工友们，我们的队伍刚刚拉起来，有人恨不得一脚把我们蹬散。我们一散伙，就象板车散了架一样，还有什么力量？”

牛广生霍地挺了挺胸，上前说：“春海说得对！我是个炮筒子，刚才说话走了火，不算数。想蹬散我们搬运队的人，才是我们要找他算账的户头！”

阳春海进一步说：“依我看，账有朝一日总是要算的。不过，眼前得把他们打的什么如意算盘估摸透。”

牛广生有所领悟地说：“唔，是这个理。他们到底打的

什么算盘？”

阳春海说：“翻翻老账本就能看出他们的新算盘。在旧社会他们把我们干力气活的，分成什么广西帮、湖南帮。用这一帮来斗那一帮，用那一帮来挤这一帮，七挤八斗，谁得利呀？封建把头；谁吃亏呀？我们大家！如今……”

牛广生接过话头，火冲冲地说：“老孟半路变卦，昨天吵场伙，今儿抢板车，这……不象是他的本意。莫非有人背后捣鬼，想拆散我们工人的团结？”

许多工人都赞成牛广生的估计。

“我看他们走的就是这步棋。”

“砸烂他们的如意算盘！”

“我们工人就是要团结起来！”……

白正西一看风头变了，连忙转舵，细胳膊一挥，竟领头呼起口号来了：“工人要团结起来！”“打……倒封建把头！”

管车的张老头忙走上来，对白正西说：“莫大声喊罗！皮董吩咐下来，马上请人维修板车，好让你们去运军货。他说他也是一片好心呀！”

阳春海一针见血地说：“一颗黑心！想借维修之名，把板车统统拆散，让我们什么也运不成。告诉他，板车我们征用，我们维修，谁想把爪子再伸进来，我们就不客气！”

“说得对呀！”工友们都拥护阳春海。白正西心里暗暗叫苦，但却捧场说：“春海哥，你的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，